

七十年前初乘火車

褚問鵬

路人謙讓小姐先請

七十年前，我的家鄉浙江嘉興就有火車了，行駛火車的是滬杭鐵路。軌道很寬，車輪很大，車身又高，計分頭、二、三等，附帶着的還有貨車，運貨也運牛羊等等。而我們坐的大概是二等車，椅墊是軟的，環境也很清潔。記得有走廊供旅客來往，我們則在房間裏，可以不同別人見面的。因為母親吩咐：我們這樣人家的女孩子，是不可以和販夫走卒混在一起的。但我年紀小，祇覺拘束難受。於是車到「松江」站，因為停的時間較久，我就一人溜出去看火車頭，但見許多煤，工人也是滿面煤屑在那兒忙着。我就彎下身去，去看火車的輪子，何以能够一直滾動而不至滑下來的道理，噢！原來輪子的裏邊還有一條「吃口」，剛剛咬住它的軌道，所以滾得再快也不會滑下來的。

於是欣然回房去告訴三姊，三姊笑道：機車的構造十分複雜，不像妳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的，快閉住妳的嘴，當心別人聽了笑掉大牙。

這時汽笛長鳴，我們的車又前進了。一過松江，就是江蘇地界了。松江出產四鰓

鱸，旅客中有把魚養在小的玻璃缸中，帶到上海去送人的。古人詩引張翰「秋風鱸膾思張翰」的句子，不過借來寄託罷了，並不是真的爲了想吃鱸魚，連官也不願做了啊！松江所產的鱸魚有四片鰓，而其肉鮮美無比，別處所產的祇有兩個鰓，肉也不嫩，這是一般饕餮家的說法。在我這個一向不喜歡吃魚的人看來是沒有多大分別的，四鰓、兩鰓，還不都是鱸魚罷了。大約是被詩人捧起來的，於是松江的四鰓鱸，便大遭其殃了；不巧這兩人是和我們同一房間的。我很可憐這些魚，不覺默唸道：「游魚在釜戲菱花，處堂燕雀安顏慶。」

幸喜不久上海到了。上海有南站、北站兩處大站，我們的票子是到北站的，但我因不忍看到這些可憐的魚，就催着三姊在南站下車了。

那時候的社會秩序比現在好多了，路上行人不但不爭先恐後你擠我推，反而很客氣地遜讓道：「小姐們先請！」

於是我們也就說聲：「謝謝。」坐上黃包車和三姊一同走了。

南站離法租界近，而我們要去親戚家正在法租界薩坡賽路。車到半路，忽聽有人大喊道：

「三表妹，我來接妳們，爲什麼不等我，要坐黃包車來呢？」

於是我們打發了黃包車（那時尚無三輪車），鑽進了表兄的大轎車。

我年紀雖小，卻已看不慣那種擺排場充闊佬的作風，便輕輕地白了表哥一眼，喃喃地說：「表哥留學法國，想必學了不少東西回來吧？」

「你問那一種？」他反問。

這卻把我考倒了。我便靈機一動說：

「表哥不是學鐵路的嗎？那末就講講鐵路吧。」

。

「要講鐵路，真是千頭萬緒。」表哥一面開車一面回答。

這時候，三姊輕輕訓我了：「表哥正在開車，妳不要去纏他。妳安分一點好不好。」

我把脖子一縮不再作聲了。

不久，到了舅媽家。舅媽一見三姊，歡喜得什麼似的，一雙小腳載着她的胖身體，一會兒摸摸三姊的手，說是：「瘦了，不要太用功，一頓吃幾碗飯？如今女孩子談節食，餓得竹竿似的，有什麼好看？我這老古董，還是喜歡富貴泰泰的小姐的。」

「媽！客人連茶也沒有喝呢！」表哥見他的母親如此囉嗦，不由不提出警告了。

「我真是老糊塗了。」舅媽邊說邊喊：

「胡媽，快把新泡的茶和點心端出來！朱家的兩位小姐來了。」

火車鐵路名實不符

三姐文文靜靜地喝了茶，又洗了臉，也吃了一小塊蛋泥糕，就被舅媽拉進她的寢室，大約是去說她們的私房話去了。

這時表哥已換了家常便服，着實梳洗了一番，比方才漂亮多了。似乎還擦了些雪花膏等等。我調皮地望着他，嘖嘖地讚美。表哥不好意思地說：

「小妹，妳再要調皮，我可是要叫妳小丫了。」

「叫我小鬼也好，我是個出了名的鬼靈精，你得當心！」我用手刮面，表示羞他。

「好！妳調皮，我就不給妳講火車的事了。」表哥便出了他的殺手鐮。

「噢！我不再調皮，請你講些鐵路的趣聞給我聽好嗎？科學我不懂。」

「其實『火車』這一名稱是不對的，事實上是由於蒸氣推動主機，車子才能行動，所以正確點，應該稱為汽車，日本就稱『汽車』，但我們不知誰把它譯成了『火車』，大家已叫慣了，要改也改不過來。就是鐵路兩字也不太正確，實際上軌道是鋼而不是鐵。如今積非成是，祇好錯下去了。中國因為科學落後，人家已在用電力代替

燃料，而我們還在燒煤，以致黑烟滾滾，污染了空氣。」

「啊！火車又變成電車了，真好玩。」我拍手道。

「一點也不好玩，改用電力，機車的結構要改變，關於『力學』方面的問題還多着呢！噢！」他笑起來：「妳一個小孩子，我錯把妳當大人了。」

「不！我雖是小孩子，但大人也是小孩子變成的。常聽家兄們說『力學』、『鍋爐』、『平衡作用』、『換軌』、『號誌』；這些名詞已經弄得我一頭霧水，看來學理工真不簡單呢！」

「小妹，妳的求知欲很強，妳剛才說的一年也講不完，我隨便問妳一個問題：妳知道不知道火車為什麼會出軌？」

「因為頑童在軌道上堆了石頭。」我自以為是地回答。

「這祇是一種原因。如其彎道的力量不平衡，或是扳錯了換軌，那麼這輛機車必然會出軌，列車也會有幾節跟着傾倒了。所以內行人坐車，決不坐緊靠車頭那一節的。妳們這次來坐的是那一節？」

「正是緊靠車頭那一節。」

「滬杭路還不曾有過出軌的事，聽說是英國的工程師修建的，寬軌、巨輪，安全性很高。：『正說着，舅媽從內室出來，一面孔的失望；接着是三姊，靚靚加上煩惱，一見表哥臉孔就紅了。這場面弄得我莫名其妙，但也瞧料三分。早知三姊幼年訂婚，未婚夫讀書不上進，我和母親主

張解約，但父親不肯，三姊本人也不肯，這事便成了我家的一塊痞；而舅媽十分欣賞三姊的溫柔，必要為表哥完成這件婚事，大約三姊不肯解約，使舅媽失望。敏感的表哥，就託詞有約，匆匆走了。致使我的鐵路問題得不到結論，心上感到失望。而三姊說：『馬上要回嘉興。』舅媽執意不肯，她說：『妳姊妹倆好不容易來了上海，一天也不玩，我們以後還見不見面呢？』

於是在舅媽家住兩天，無非看戲、吃餛子。因為不見表哥，我談天沒有了對手，覺得十分乏味。歸途不過看看風景，但已略略知道一點火車的性能力和其安全的程度，不像過去那樣不知天高地厚了。

但是滬杭鐵路確實不曾有過出軌的事。後來又加築一段由杭州到寧波，稱滬杭甬，那已是我北上升學以後的事了。

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
及購買合訂本請撥電話五〇
六五三一·五〇八四二〇
六或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
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
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
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
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